

辽宁 值得深情书写

本溪赋格：锻钢火为骨 揉山河成琴

本报记者 赵 雪

钢骨铸魂： 工业叙事与红色记忆的 刚性奠基

本溪的刚，是地壳运动赋予的矿藏筋骨，是近代工业文明刻写的深刻年轮，更是烽火岁月淬炼的精神钢印。这份刚性，构成了城市精神最坚硬的底盘，也成了作家笔下最深沉、最不可回避的书写基石。

这种刚性书写，早在城市工业化的晨曦中便已萌芽。20世纪20年代，上海女作家高剑华随丈夫赴本溪湖铁矿公司，她以外来者的敏锐笔触，在《如此天堂——东三省片段的游记》中，记录下这座城市最初的机械轰鸣与市井褶皱。笔下既有工业机械的粗砺质感，也有街巷烟火的热度、人情温度的流转，完成了这座城市文学语境中“刚硬”与“人生”的首次并置对话。

步入当代，对工业本体的深度凝视与剖白，作家鬼金（刘政波）的创作可谓抵达灵魂深处。这位在本钢开了25年吊车的“司索工”，其所写的文字本就是钢铁腹地生长出的语言。在15米高处一个两平方米见方的驾驶室里，他日复一日地俯瞰着轧钢厂的沸腾与冰冷，将车间的日夜流转揉进字里行间。小说集《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长在树上的树》，标题自带矛盾张力：眼泪的柔婉与狮子的刚猛，云端之树的虚妄与坚韧，恰是他创作内核的隐喻。鬼金说：“轧钢厂是坚硬、冷冰冰的，它与机器有关，缺乏人情；不幸的是我有着敏感、柔软、多情的一面。”正是这份看似相悖的特质，成就了他独树一帜的书写视角：他不避讳钢铁森林对人性的异化与挤压，以冷冽如金属的笔触，刻画流水线单调重复、失去自我时的困顿迷茫；又以手术刀般的精准，剖开工装之下滚烫的梦想与不屈的尊严。这种灵与肉的撕裂感，正是工业刚性镌刻在个体生命上的真实印记。他的文字宛若冷轧钢板，泛着冷峻的金属光泽，又直白锋利，镌刻下时代转型中产业工人的生活状态与真情实感。

本溪的刚，还有一重源于血火淬炼的红色记忆，那便是东北抗联将士在冰天雪地中用生命践行忠诚信仰、融入血脉的精神之刚。这片土地曾是东北抗联浴血奋战的核心区域，林海雪原中铸就的忠诚与信仰构成了城市精神的另一根钢骨。在书写这份“红色之刚”时，本溪作家开创了铁血风骨与山水乡愁相融合的独特范式。

军旅作家张正隆便是此中典范。他以史家的严谨求真，文人的柔肠温情，让本溪的红色记忆在文学中既顶天立地，又扎根烟火。“历史是不容许虚构的，我的书从宏观到微观都有出处。小到当天的天气是阴是晴我都不敢马虎。”采访中，张正隆认真地对记者说。在《雪冷血热》等抗联纪实作品中，他既写尽林海雪原的酷寒刺骨、短兵相接的惨烈悲壮，也不吝笔墨刻画战士们的柔情：战斗间隙，他们眺望太子河畔的故乡，憧憬胜利后一碗热乎乎羊汤的慰藉，深藏着对父母妻儿的无声牵挂。这份萦绕烽火的心愁与柔情，让红色信仰有了山河为依、人情为根。

而以王重旭、刘兴雨为代表的作家，则展现了思想层面的刚性。王重旭在《远山的呼唤》《蓦然回首》中，以记者的敏锐与知识分子的担当，梳理城市发展脉络。刘兴雨的散文《追问历史》，则以匕首投枪般的犀利，进行文化与历史的反思。他们的“刚”，是理性之锋，是批判之刃，为本溪文学注入了思想的硬度与深度。

柔韵润心： 山水文脉与日常诗学的温情关注

倘若唯有钢骨，本溪不过是一台冰冷的工业机器。幸运的是，它被赋予了无比的柔韵。这柔韵，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生态馈赠，是太子河蜿蜒流淌的碧波，是本溪水洞鬼斧神工的奇景，是关门山秋日漫山燃尽的枫红；更是移民城市多元交融的鲜活市井，是工矿大院邻里的守望相助，是满、汉、回、朝等多个民族共生的生活韵律。

作家们深谙，城市的灵魂藏于刚与柔的平衡共生、彼此滋养。他们以赤诚的笔触，探寻并描摹了本溪坚硬骨架之下温润柔软的城市肌体。

诗人冯金彦在《敲门声》《水殇》《泥土之上》等诗集里，将本溪的山水自然凝练成极具张力的文学意象：“在秋天，一些结果的树永远叫果树。在山冈上，一些不结果的树后来叫栋梁。”在他的笔下，本溪的水承载生命叩问，本溪的山承载文明根脉。理论集《背向城市》的题名，更暗合跳脱工业文明视角、回归自然本源的思考，为城市的柔性存在写下哲学注脚。

作家刘纬的创作，则如同一位严谨而深情的文化考古学家。《铁刹山道教》《太子河文化》等著作，系统挖掘本溪被工业光环遮蔽的悠长

内容提要

在电影《钢的琴》里，有这样一幕：老厂房的穹顶之下，一架由钢铁焊接的、沉重冷硬的钢琴被吊车缓缓安放在地上。它发出的音色混沌朦胧，与周遭的沉寂、往昔岁月的轰鸣共振回响，在梦想与现实间，倔强升腾起一束永不熄灭的生命之光。

被誉为“煤铁之城”的本溪，也拥有一群“制琴师”。他们以文字为薪材，在历史褶皱与现实脉络里反复锻打淬炼，只为给这座刚硬与柔情交织的山城谱写独属于它的文学乐章。他们的写作，恰似一场复刻“钢的琴”的创造——在钢铁铸就的城市骨架里，在聆听山河的呼吸间，奏响山城之音。



鬼金



王重旭



蒋振宇



赵雁



刘兴雨

刚柔共生： 城市转型与心灵成长的交响共鸣

本溪的城市发展史，本就是一部从“刚主柔辅”到“刚柔并济”的动态演进史。从昔日“卫星上看不见”的重工业基地，蝶变为如今享誉全国的“枫叶之都”旅游名城，这场伴随着阵痛与新生的城市转型，为本溪作家提供了最鲜活的创作蓝本，也推动他们的书写迈向更深层的刚柔融合。一批作家以各自独特的创作实践，从思想、意象与知识等不同维度，回应了这一时代命题，他们让钢的硬度在诗意中流淌，让历史的重量在叙事中软化，真正实现了刚柔元素的共生与互化。

在这种融合的探索中，作家赵雁的创作堪称典范。她的长篇小说《红昼》，以本钢为宏大背景，将聚光灯投向了几代钢铁工人的家庭、情感与精神世界。她让钢铁水成为爱恨情仇的布景，让机器的节奏内化为人物命运的脉搏。在《空谷》等作品中，她细腻描摹矿工子弟的成长、夫妻在时代变迁中的相守与疏离。赵雁作品的文学价值，在于把宏大的“钢铁史诗”，转化为可触可感的“人间史诗”，印证了最坚硬的工业传承，核心始终是情感与伦理的柔性纽带。“一个书写钢铁工业文学的作家，需要很多的因素……我非常喜欢评论家周景雷的一段话：经验和思考

都是写作者必需的功课。不管我们要表现什么对象，也不管在表现这个对象的时候更侧重什么层面的东西，一部作品，尤其是工业题材的作品，既要有一个精神的内核，也要有一个物质的内核。”她说。

“工业诗人”蒋振宇在诗歌的疆域里，完成了意象的熔铸。他扎根于炼钢炉前，却擅于将最硬核的工业进程转化为充满生命感的柔软意象：“钢水是卧蚕，吐出黎明的丝。”在这里，工业的“刚”（钢水、黎明）被完全溶解于自然的“柔”（卧蚕、丝）的比喻中，冰冷的物理过程被赋予了孕育与创造的诗意。他的创作核心，正是“把人生或冷或热的体验融于四季的变化”，在冷却的钢锭中感受温度，在机械的节奏里聆听心跳，实现了刚性物象与柔性哲思在刹那间的完美统一。

本溪新生代作家的探索，则更直接地呼应着城市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与“人文城市”演进的时代刚性要求。苗博在《流浪小说家日记》中以行走式写作记录了矿山复绿与太子河生态变迁，徐江宁在《太子河南岸》中深挖出满族民俗与工业家庭的传承记忆。他们对生态的关注、对民俗的挖掘、对个体心灵在时代浪潮中处境的描绘，都回应对

本溪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与“人文城市”演进的时代召唤。他们的创作，既是为城市留存一份鲜活的文学备忘录，也是以文学想象参与塑造着城市的未来。

在鬼金的小说里，吊车司机用扳手敲击钢梁，奏出即兴的节奏，这仿佛是本溪作家创作姿态的绝妙隐喻：他们既是时代的工人，也是城市的诗人，在生活的现场，将看似冰冷的现实，敲打成富有韵律的篇章。

本溪的一方水土滋养了一方作家，作家以文字重塑了这座城的灵与肉。作家的笔，如同永不疲倦的手，在这座由刚与柔共同构成的庞大乐器上，不停弹奏。琴声里，有钢铁铿锵，有河水潺湲，有往昔壮歌，有未来憧憬……他们的文字，让本溪突破“煤铁之城”的单一界定，成为文学维度里饱满、复杂又动人的精神原乡——它是“钢的”，镌刻着力量与担当；它是“琴的”，回荡着深邃温暖的人文旋律。

只要山河依旧，人间烟火不息；只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仍在爱、在痛、在希望，这架“钢的琴”的演奏，就将一直回荡在辽东的山谷之间。这是文学的使命，亦是作家们对故乡最深情的赋格。

本溪 BENXI

《索伦杆下的女人》



作者冯璇，白山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桓仁五女山下一个满族大脚寡妇为切入点，再现了浓郁的满族风情和浑江两岸的秀丽风光。笔调浓重、线条清晰地讲述了一个满族母亲不让索伦杆子倒下、国土不被践踏，誓死捍卫民族尊严和民族气节的长篇史诗。

《雪冷血热》



作者张正隆，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翔实披露中国东北十四年抗战史，书中讲的抗联故事，除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等英雄可歌可泣的生平、事迹及斗争大历史外，也呈现了社会各界人士奋起抗日救亡的历史。

《长在树上的树》



作者鬼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鬼金的小小说触及人性，触及一个时代的隐痛，以其细腻敏锐的感觉、魔幻现代的表现、暴力温情并举的情节和空灵诗化的叙述成为当代文坛一个特别的存在。通过文字让自己的灵魂得以逃脱，去进行自由的徜徉。

《红昼》



作者赵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随着国门打开，中国一步步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而原本田园牧歌的金香峪，在突变的历史时期，变成了现代化的炼钢厂，在这个意义上，“红昼”可以看作是中国近百年历史的缩影，是一幅展现中国人为了真正地站起来，为了有尊严地活着而艰苦奋斗的历史画卷。